
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草书二种 徐渭

中国法书精萃



徐渭及其所书《白燕诗》轴、卷

沈 炳

徐渭(1521—1593),初字文清,改字文长,号天池、青藤道士、田水月、漱者等,山阴(今浙江绍兴)人。徐氏家族是山阴望族,徐渭生后百日,其父去世,约十岁左右便家道败落。他自幼颖悟,以文才闻名乡里,为“越中十才子”之一。20岁得中秀才后,九次乡试均以失败告终。对于文名满天下的徐渭来说,是无法接受这种屈辱的。他曾为浙闽总督胡宗宪幕僚,深得胡的器重。后来胡宗宪因权臣严嵩事变无端牵连死于狱中,徐渭虽回归故里,但终日生活在惶恐之中,以致精神错乱,九次自杀未遂。后来竟发展到误杀其妻,沦死下狱六年,幸得同乡好友张元卞等人竭力解救,才得以获释。此时他已52岁。出狱后他漫游南北,同时进行文艺创作。其晚年多病,鹑居里巷,穷困潦倒,靠卖字画度日,著名的《墨葡萄诗》“半生落魄已成翁,独立书斋啸晚风。笔底明珠何处卖,闲抛闲掷野藤中”,正是他悲剧化人生的真实写照。

徐渭天资超迈,才华绝世,多方面的杰出艺术成就,及至傲岸狂放、愤世嫉俗,应与当时的社会环境、审美思潮及个人生活阅历密切相关。他所处的明代中后期,一方面是政治的日趋黑暗;一方面是随着农业、手工业的发展,商品经济的繁荣,儒学得以再生,以李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影响了大批文人。徐渭的文学艺术创作,正是李贽天真烂漫的“童心说”的忠诚实践者。他的诗文“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,非从自己胸臆流出,不肯下笔”,“如嗔如笑,如水鸣峡,如种出土,如寡妇之夜哭”(《袁宏道集·徐文长传》)。他的杂剧《四声猿》被推为上乘,堪与当时的戏剧大师汤显祖齐名。他的绘画淋漓豪放,是“青藤画派”的开山大师,对清代的八大山人、石涛、“扬州画派”和近现代的吴昌硕、齐白石等都有深刻的影响。

徐渭的书法,袁宏道曾有高度的评价:“笔意豪放如其诗,苍劲姿媚跃出……不论书法而论书神,先生者,诚八法之散圣,字林之侠客也。”对于魏晋以来的书法,徐渭确下过较深的功夫,曾自云:“渭素喜小楷,颇学钟王。”诸如索靖、张旭、怀素、李邕,以及苏轼、黄道周、米芾、倪瓒、祝允明等他都有会心。他的广泛关注和取法不是浏览式的浅尝辄止,也没有一味沉湎其中、迷失自我,而是依自家的意气作出取舍。诚如他在《书季子薇所藏摹本兰亭》中所言:“凡临摹直寄兴耳,铢而较,寸而合,岂真我面目哉。临摹兰亭本多矣,然时时露己笔意者,始称高手。”这是他遍学百家而又能融会贯通的高明之处。他于苏轼的浑朴,黄庭坚的苍劲,米芾的潇洒和祝允明的奇纵得力最多。但在其书作中展现出来的,笔笔都是自家本色。坚实的技法基础,丰富了他多变的表现手法。一方面,徐渭是一位狂放任情、不拘俗套的浪漫主义艺术家,有着极强的创作意识;与此同时,仕途的失意,坎坷崎岖的遭遇以及因此而生发的愤恨、躁动、不平乃至绝望又时时折磨着他。笔墨与心灵的撞击,只有在艺术创作中方能得到释放和安抚——“强心铁骨,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,字画中宛宛可见”(《袁宏道集·徐文长传》)。他扎根于传统,有技法的支撑,敢于大胆革新,且能尚意气,重情感,直抒胸臆,这就使他的书法有了无穷的魅力。

《白燕诗》共有四首,是徐渭咏物抒情之作,他常常将其写成书法作品。由于任情为之,故虽为己撰,个别文字常有出入。本册所收两件《白燕诗》,一为立轴,一为长卷。行书《白燕诗轴》,长264.1厘米,宽73厘米,纸本,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藏。无纪年,但以笔意揣度,可视为天池的晚年后期之作(世存徐渭书法作品绝大多数为50岁以后作,此前作品罕见)。这件八尺巨幛笔势豪放犹如走蛇舞龙,精力弥漫但见满纸云烟。密不透风的章法布势一任自然,全无壅塞憋气之感,奇崛欹侧的字形竟能飞跃跳动。徐渭巧妙地运用“字字侵让,互用位置”之法,挥毫落墨,如有神助,一阵急风骤雨狂泻而下,扣人心弦,勾人魂魄。

徐渭作书固然追求神韵，但他重视技巧，并以此作为支撑，也是十分显眼的。他总结自己学书的经验，撰著了《笔玄要旨》，论述执笔、运笔等书法技巧，内容具体而精微。在创作时，徐渭对传统技巧能精熟地把握，并有他自己的创意。在《白燕诗轴》中，其老辣多变的用笔，则令人拍案称绝。仅举捺法为例，此作捺画有17笔之多，却没有雷同者，特别是纵向或横向并列出现时，更是姿态各异，变化强烈。这有意无意之间一捺，无疑是《兰亭序》中“之”字的滥觞。此作品虽为行书（草字构法仅“上、下”二字），但率意而沉厚的用笔之中，妥帖地融入了草书的笔意，使奔放而凝练的线条兼备了绘画的意趣。可以断言，这是徐渭一件淋漓尽至地抒发了自己情感的书法精品。

狂草《白燕诗四首卷》，现存三首。高30厘米，长420.5厘米，纸本，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。亦无纪年，从笔意上看，尚能见得一些祝允明的遗韵，或可视作徐渭晚年的早中期作品。

世称徐渭草书乱头粗服，但此作却不然。所谓乱头粗服也只能是部分作品的风貌。作为狂草，此作节奏强烈，体势飞动奋疾、狂放夺人，自有一派狂风卷地的气象。然如此长篇巨制，在点画急速环转盘曲，字势纵横交错、跌宕起伏，墨色干湿浓淡自然交替，激情迸发的书写之际，乃能倜傥稳实，纤毫无失，这就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了。

徐渭的书名几为画名所掩，但他自己的评价是：“吾书一、诗二、文三、画四。”也许，他将书法视为自己的第二生命，在书法中，他最能无拘无束地“达其情性，言其哀乐”。也许，书法能带给他片刻的憩息和快意。因此，这个“第一”，与其说是自负，不如称之为钟爱。而从历史的角度审视，明代前期的书坛无疑是沉闷的。祝允明以“奇肆”的书风开启了晚明书坛变革的先河，作为他的后继者，徐渭以其个性的彰显和书法创作的丰富性，赋予书法在视觉上更多的艺术形式和表现功能，并以此影响了其后的张瑞图、倪元璐、黄道周、王铎等一大批书法家，掀起变革大潮，终以雄强豪迈的浪漫主义书风，造就了晚明书坛蔚为大观的璀璨场面。应该说，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，推进乃至管领书法艺术的发展，徐渭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。这个“第一”，倘被认作历史性的定位，对于徐渭来说，也是当仁不让的。

一时伴侣自应非。海路空长遇亦稀。汉将玉门投老入。赵妃雪夜待人归。孤回夏日摇寒色。渐下秋空见羽衣。已识朱门无可托。玉楼天上任高飞。白燕三 大环

一步伴侣自应非海路空长遇亦稀
将玉门投老入赵妃雪夜待人归孤回夏日摇寒色
渐下秋空见羽衣已识朱门无可托玉楼天上任高飞

白燕三

大环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